

*Philip Longo
Pinku*

世界
情書
金庫



百花文藝出版社

世界詩情詩全庫

冰心題

黎 華 主編

百花文藝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新华书店

世界情诗金库
黎华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7 1/2 插页 9 字数 1050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1—3600

ISBN 7-5306-0965-3/1 · 875 定价：45.00元

阳 域
光 外
者 诗
些 商

艾青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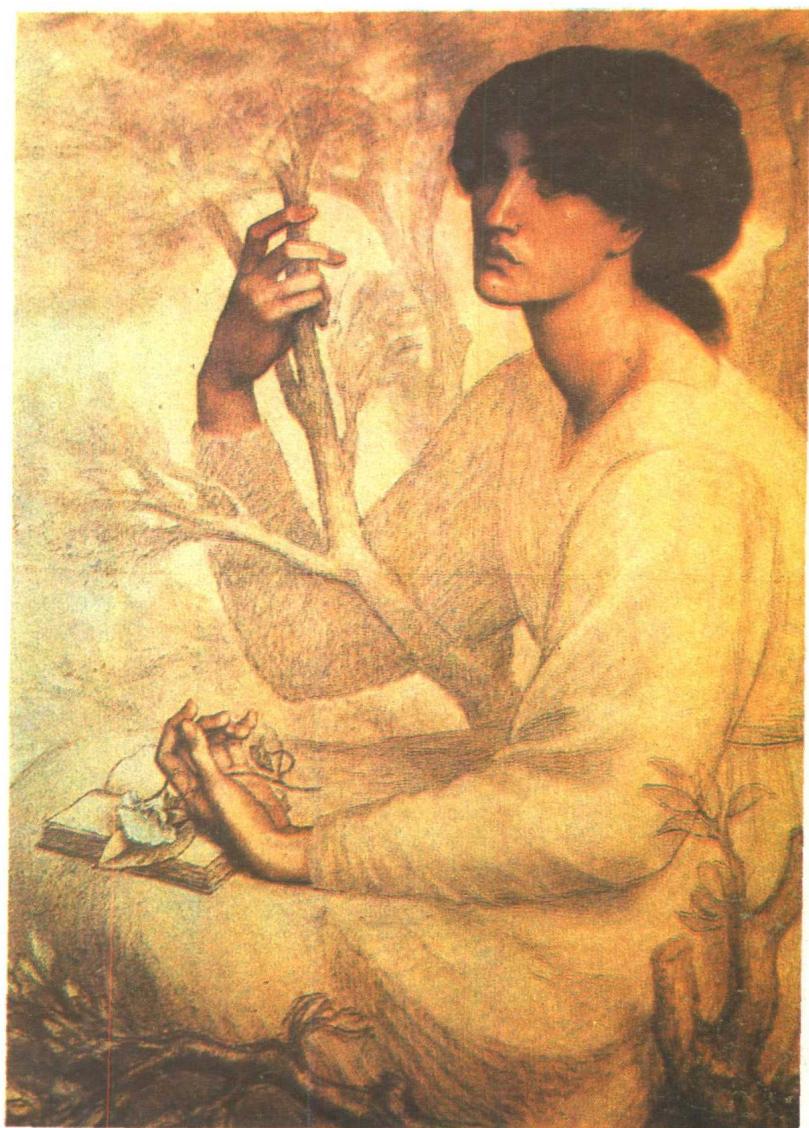
薩福像

(意) 杜普雷



但丁之夢

(英) 佩頓



白日夢

(英) 但丁·羅塞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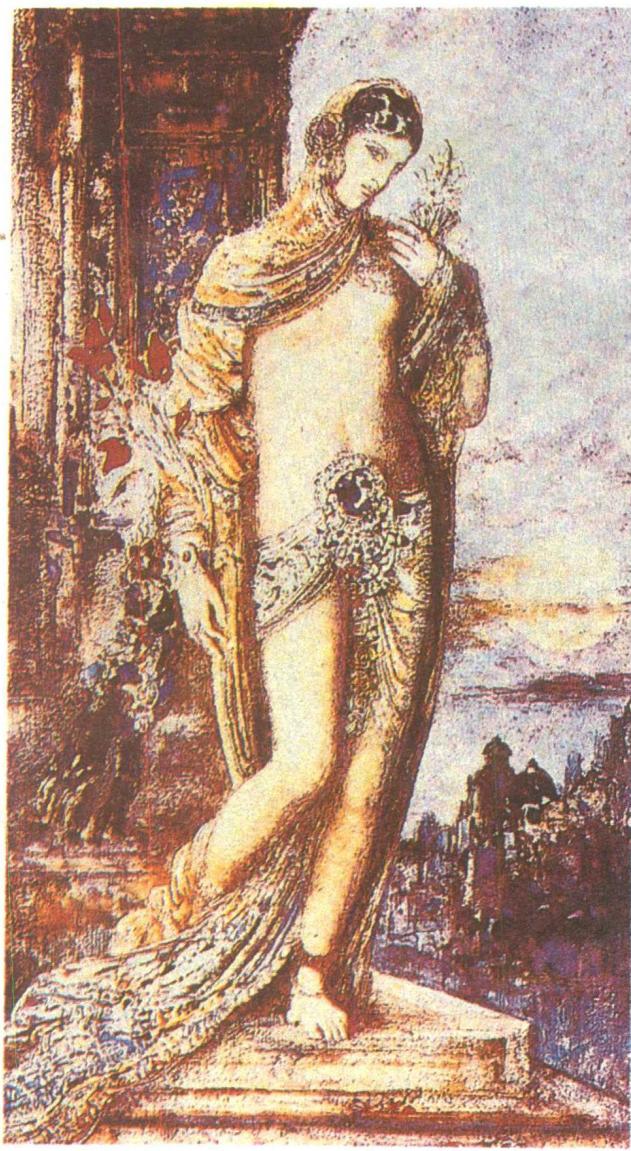
惡之花

(法) 馬丹·德·巴羅



美女（哈亞姆詩意畫）

〔伊朗〕穆罕默德·塔芝維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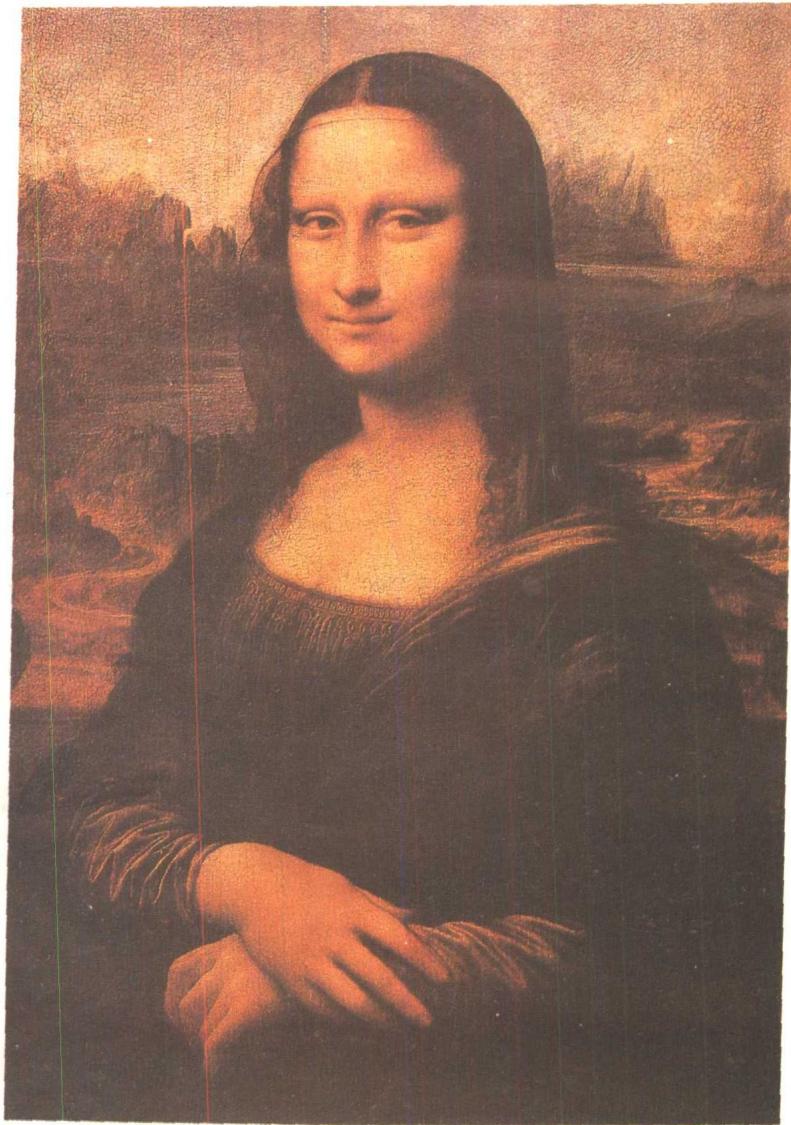
雅 歌

(法) 莫 羅



西斯廷聖母

(意) 拉斐爾



蒙娜·麗莎

(意)達·芬奇

略说爱情诗的风格(代序)

袁可嘉

诗歌翻译家黎华同志从他主编的《外国情诗选》和《世界爱情诗选》等书中精选了一部分，又增加了一部分新译，汇编成这册《世界情诗金库》，奉献给爱好各国诗歌的广大读者，我深为他的热诚所感动，愿意写下一点读后的感想。

爱情诗在世界上简直汇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黎华同志从中精选了五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三百二十六位诗人的一千一百八十余首佳作，可称琳琅满目。这当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家名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而别具一格的山花野草，却都值得我们品尝。

情诗都是言情之作，但风格却可以大有不同。西班牙著名民主诗人洛尔伽的《小夜曲》就颇为动人。洛尔伽是位在1936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惨遭枪杀的诗人，他从小熟悉民间歌谣，他的情歌是民谣风和现代风的巧妙结合。民谣风表现在朴素的情操，通俗的语言，可吟诵的曲调形式(重唱句的运用)；现代风则表现在大胆的诉之感官的意象，如

“在三月的桥上/裸体的夜在歌唱”，“茴香和白银的夜/照耀在屋顶上/流水和明镜的银光/你的大腿的茴香”。古典诗人很少敢用这种笔调。这里洛尔伽把象征主义者所强调的光色香味溶合一起，表达出一个沉醉在爱海中的人儿的馥郁多采的感官知觉。它与朴素的谣风相结合带来一种极为特殊的诗意和情趣。

洛尔伽情诗的知觉感和里尔克情诗的抽象感，构成互相映辉的两种风格。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爱好音乐和雕塑，努力在创作中追求它们的流动性和线条美。他的作品《恋歌》，一开始就把爱情比作了乐器：

但一切触动我们的都使你同我成双，
就像那横过小提琴的弓
从两根弦上只拉出一种声响。
我俩是张在何种乐器上?
我俩是握在哪位伟大演奏家手中?
啊，最最甜蜜的歌。

里尔克把爱情比作歌曲——从两根弦上发出‘一种’声响，这个比喻不仅新颖得出奇，而且含意深刻。一对有情人的结合，在理想的意义上，不正是意味着两根弦合奏出一支甜美的歌曲吗？诗人还进一步探索这是何种乐器，琴手又是谁？这个问题可大了，他在 1907 年写这诗时间而不答，从他后来的一些作品看，这乐器可能就是大自然所代表的神秘力量，这琴手可能就是天使或上帝。我们读者当然也有权作出自己的回答。

象征派诗人极喜欢用颜色或香味来描绘对方，以衬托她的美丽，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法国诗人古尔蒙的短诗《发》在短短的三十行诗里用了近三十种香气来形容西莱纳“有个大神秘/在你头发的林里”。这也许是世界诗歌史上在一首诗内运用各类香气之频繁首创记录的吧？但重要的是，他所采用的近三十种香气都具有朴实、清新的乡土品质。看来这位姑娘一定来自山野或乡村。干葛香、小麦香、木材香、面包香、黑莓香、常春藤香、冬青香、藓苔香，牛乳香、茴香香、蜂蜜香，泥土香，山的香，爱的香……特别是“野兽睡过的石头的香味”——真是百香汇集，妙不可言，美不胜收，但又选择得多么精当，完全与对方的身份气质相称，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国前期象征派名诗人魏尔伦《白色的月》自是传诵不绝的名篇。他的诗以音乐性著称，具有清澈如水的柔情和亲切动人的语调。在著名翻译家、美学家梁宗岱的笔下，译诗巧妙地传达出了原作的轻灵之美：

白色的月
照着幽林，
离披的叶
时吐轻音，
声声清切：

哦，我的爱人！

一泓澄碧，
净的琉璃，
微波闪烁，
柳影依依——
风在叹息：

梦吧，正其时。

无边的静
温婉、慈祥，
万丈虹影
垂白穹苍
五色映辉……

幸福的辰光！

读罢以法国为中心的象征派情诗，我们来看看英国和美国。这里，我们可以读到与法国风格迥异的几类爱情诗。英美人比较注重实际，它们的诗歌传统中空灵虚幻的象征因素远不如法国显著。有人甚至认为英美没有合乎法国标准的象征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自属传世之作，但我特别推荐读者来品尝多恩的几首名篇。多恩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的代表，他们不满足于一般地抒述“卿卿我我”之情，而力求出奇制胜，用机智幽默和奇特比譬来写情诗，使它具有空前的思辨色彩。多少年来一向以情为主的情诗里

这时突然出现了强烈的理性思维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这确是值得注意的空前之举，以致令人目为怪才。经过艾略特等人的宣扬，如今玄学派已成为英诗宝贵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为现代派所推崇所因袭，多恩本人也早由怪才而上升为大师了。

我们先来看看多恩的名篇《告别辞：节哀》。据传，1612年，多恩赴欧洲大陆前夕，曾有不祥的预感，因此作诗和妻子告别，事先就劝她节哀。诗是以多恩不幸“断气”为场景的。诗人在斥责了世俗的爱情以后说道：

但我们给爱情炼得如此崇高，
看不到眼；吻不到唇，触不到手——
那算得了什么——我们真不知道；
只要有内心的信念，不用愁。

精彩的段落跟着“炼”字来到了：

我们两个灵魂于是融为一片，
虽然我必须走，但要忍受
不是破裂，而是一种伸展，
就像把金子打薄了，美不胜收。

这里诗人出乎意料地把锻炼爱情比作锻炼金子，说他去世以后，夫妇融为一片的灵魂不是因而破裂，而是金子般伸展变薄，更加光彩夺目。这个想法已经够令人称奇了，但接下来还有更深刻、更有趣的比譬：